

重庆全民阅读现状调查⑥

练好内功 打通线上线下渠道

全民阅读下的出版业表现力

□本报记者 赵迎昭

“现在出书，出版社更注重稿子质量了，质量不好的书稿，就是自费也出版不了。”前不久，大足区作家张儒学在朋友圈里谈及书号收紧时感慨道。

作为图书问世的“准生证”，书号已愈来愈成为出版行业的稀缺资源。除了书号收紧外，新闻出版产业规模的一定下滑也广受业界人士关注。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21年12月发布的《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共出版新版图书21.4万种，较2019年降低5.0%。

出版社，位列全民阅读链条上游，是推动全民阅读的主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行业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民阅读事业添砖加瓦呢？对此，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因势而变 优化阅读体验感

“个人认为，要增加读者的阅读量，首先要解决图书开本太大、不便随身携带的问题。”作家、编剧李耀国在阅读本报“全民阅读现状调查”系列报道后建议。

如今，阅读已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而阅读时的体验感，读物是否更人性化，更是越来越被读者关注。

李耀国曾在日本看到很多人坐地铁时读书，男士在商场等待女士购物时，在休息室里看书。这和日本平装书多、小开本的口袋书多、薄书多，从衣服、包里取出来方便阅读有关。“如果中国的读物较小，我也会随身携带，坐地铁和陪伴夫人逛商场时读书，而不再看手机。”

如何让图书更便于携带与阅读，应该说，在这一方面，重庆的出版业经历了一个不断优化与探索的过程。

2012年，中央编译局曾和重庆出版集团合作推出8开的精装本画传——《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套装装帧精美，定价990元，适合研究和收藏。但对大众

读者来说，这个体量、定价让人望而生畏。而2018年起出版的《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纪念版）》，则为16开的普及本，单本定价分别为79元、86元、78元，定价亲民，拉近了读者和图书的距离。

“普及本更适合携带和翻阅，更便于读者了解革命导师。”谈及出版普及本的初衷，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别必亮说，精品图书要追求表达的当代化、年轻化。

正如他所言，一本好的图书应集好内容、恰当设计、优良制作于一体。一本书在好读的同时需要足够好看，才能第一时间吸引读者。开本变小后，《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纪念版）》也在追求好读、好看。

如何好读？拿《列宁画传（纪念版）》来说，该书较2012年版增加了近2万字，故事情节更为丰富，还有10幅图片从之前的黑白调整为彩色，使画面更具可读性。

如何好看？拿《恩格斯画传（纪念版）》为例，该书改稿10余次，书封设计方案做了近20个版本，让其以权威、精美的面貌呈现出来。正因为这份匠心，该书获得“中国好书”殊荣。

主题读物用小开本承载大时代的故事，渐成主流。如，重庆出版集团2020年出版的《大国小康路》封面使用橙红色的优质特种纸，书封正面上半部分采用压痕工艺，整体设计呈现出时尚、大气、典雅的观感。“精致的装帧设计能够让人一见倾心，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进而提高阅读兴趣。”读者钟雷说。

去年，西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图文双语·文旅丛书》也很小巧，是近乎正方形的24开。西南大学出版社社长蒋登科说，这套丛书以散文的方式书写，图文结合，让读者获得美好的阅读享受，在书中找到来路，记得住乡愁，寻得见归途。

业内人士指出，出版行业主管部门对书号进行收缩调控，旨在推动精品生产，推动中国图书出版业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大踏步向前。在这一背景下，不少渝版图书因势而变，积极探索，优化读者的阅读体验，推精品，出好书。2021年，重庆各出版单位共有300余种项目获国家和省市级奖。其中，国家级奖

项44种，创近年来新高。

招数频出 积极应对数字阅读

读者不仅对图书的内容、设计、开本更为挑剔了，还更加热衷数字阅读。

《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有31.6%的成年国民形成了听书习惯。在读者热情拥抱数字阅读的背景下，传统出版业使出了哪些招数，积极探索与应对？

——在纸质图书中加入二维码，读者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视频、聆听音频。

重庆出版集团的《中国音乐史·图典版》由30多万字、700余幅精美图片、80多条珍贵的音频组成，有了这本书，在寝室、琴房就可以学习中国音乐史，扫码聆听来自远古乐器的美妙之音。重庆大学出版社的《解码智能时代2021：前沿趋势10人谈》聚焦10个业界与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读者扫码即可观看专访视频，聆听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

——音频不再是配角，而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去年，重庆大学出版社《艺术启蒙有声书》和重庆大学音像出版社《穿越科学大事件》（《医学科普篇》）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评选的“2021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特别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江北区市民周琴和她上小学的女儿是《穿越科学大事件》的忠实粉丝。“2021年1月份开始，我和女儿开始在喜马拉雅听《穿越科学大事件》，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方面知识非常有趣，女儿很喜欢。”

前者以一种盒子的形式呈现，包含音频故事、贴纸、打卡地图、涂鴉卡、金句卡牌和艺术家字典，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带孩子认识一位东西方艺术大师。后者通过重庆大学出版社自有“课书房”平台发布运营，同时还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运营同名有声读物。每个5分钟左右的故事，让听众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医学知识。

——通过视频直播或者视频号的形式推介好书。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有满300减30的活动哟……”3月23日下午6点，重庆出版集团华章同人抖音号，两位主播正热情推介镇店之宝《冰与火之歌》系列图书。目前，该抖音号已有1.7万网友关注。

对重庆的出版社而言，新书发布、好书分享活动中，视频直播几乎已成标配。在书业专家三石看来，当下短视频平台图书直播对于出版业而言有三点重要影响：其一，是最直观、最快捷、最有效的传播营销媒介；其二，是与读者建立最短最直接的沟通渠道；其三，是销售利器。

拉近距离 线上线下齐发力

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位于九龙坡区盘龙奥园广场的渝书坊里涌进十几个蟠龙小学的学生。在这个近200平方米的阅读空间内，陈列着3.5万册以少儿为主的图书，有环形的楼梯、色彩缤纷的桌椅，孩子们津津有味地阅读绘本。蟠龙小学二年级学生杨莹茜说，从学校走到渝书坊只需要10分钟左右，放学后，她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来渝书坊看书。

在助力全民阅读方面，出版社还可以做些什么，拉近和读者的距离？应该说，打造渝书坊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重庆出版集团深入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打造了‘渝书坊+’项目，就是为了培养读者长期阅读的习惯。”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郭宜告诉记者，目前，“渝书坊+”在重庆已有40余个网点，覆盖读者30余万。“今年，我们预计新建20个渝书坊网点。”其项目运营人员蒋瑞说，渝书坊可以和健身、社区、机关等场景很好地结合，为不同群体提供不同类别的阅读服务。此外，重庆出版集团还在重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投放了25台智能借书柜，读者路过时顺手就可借本书。

说到打造阅读空间，在渝的高校出版社正在发力。2019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高校应至少有一所图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园实体书店。西南大学出版社阅见书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原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进行提档升级打造而成的。

阅见书店项目负责人黄璜介绍，阅见书店中有3000余种图书供师生免费阅读，书店内引进了时下流行的咖啡、文创、现场活动等业态，为师生交流创造舒适环境的同时，还能获得一定的运营保障。此外，为拉近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距离，“重庆出版集团读书会”去年成立，迄今已有市内外2000余名会员。本土出版业正摸索着从单一的图书营销活动转变为复合型、高品质的阅读推广活动。

最是书香能致远，全民阅读气自华。今年，重庆出版业将从做精做强主题出版、继续实施精品出版战略、加强科技与出版的深度融合等方面，助推全民阅读提档升级。

【他山之石】

●人民出版社成立读书会，将传统读书活动、网络社交及快速信息传播有机结合，读者不仅可以通过线下读书会实现和作者的面对面交流，而且可以通过线上活动找到自己喜爱的精品图书，发现并参与各种读书活动。

●商务印书馆开办的涵芬楼书店，除了售卖图书外，还举办文化讲座、学者沙龙、读书会、书画展等诸多文化活动。

●中国出版集团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首家品牌书店中版书房，依托凤凰出版集团旗下发行的发行标兵苏州新华书店，把图书上游的出版社、下游的书店和终端消费者紧密联系起来。



扫一扫 就看到
你关注重庆的出版业吗？
(有视频)

“永远不使失却其孩子之心”

——《爱的教育：丰子恺艺术启蒙课》的启发



□翟庭涓

关于丰子恺先生，我们对他的印象就好像他漫画里的人物，脸看不清五官、手不伸出五指，但就是靠这寥寥几笔，透过西洋画的外壳能看出他中国文人的内核。

丰先生1898年生于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是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上杰出的大家，同时具备画家、散文家、艺术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装帧设计家和翻译家等六个身份。

他的传奇常被津津乐道：他开创了西洋画调写中国诗境，配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让艺术成为了大众化的审美语言，他自己也成为中国漫画的开山鼻祖；作为弘一法师的嫡传弟子，他曾画了50幅护生画为师傅50岁祝寿，并以“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八个字履诺45年；他为复旦大学写了校歌，也启蒙了著名音乐家聂耳进入音乐殿堂；他和梅兰芳、鲁迅私交甚密，乱世中用艺术为家国百姓发声。

近日有幸，读了《爱的教育：丰子恺艺术启蒙课》，对先生有了更为丰富的理解：他是一个好父亲、好家长，他的教育理念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显得进步。

《爱的教育：丰子恺艺术启蒙课》一书由丰子恺的外孙宋菲君编撰。宋菲君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在科研领域享有盛誉。他选

择了外公的《儿女》《告母性》《艺术和艺术家》和《艺术的效果》四篇文章入书，并在每篇文章之后辑入了自己谈艺、受教或关于艺术教育和素质养成理念的文字，再配以自己的、丰子恺幼女丰一吟所作的、和“子恺漫画”风格一脉相承的作品，成为祖孙三代从文到图饶有情趣的一次呼应。

书中，先生对他人和子女的关系作了观察，认为儿女是为“永续其自我”实为谬误，孩子不是为了满足家族子嗣绵延而存在的，他认为与儿女保持同类、朋友的关系，这才是最自然最合理的。

对此，先生举了一例。像他这样的文人，对自己书桌的规整尤为严谨，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笺、笔砚、墨水、浆糊、时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来任意移动。但是任何家庭都有“熊孩子”的毁灭性场景：“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拨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

遇到这样的时刻，寻常家长为了维护“尊崇”的父权，一定会棍棒加身，美其名曰树立规则意识。先生却不以为然：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挚活泼的元气，岂像我们的穷屈？于是，想打孩子的手变成了抚摸孩子的手，怒火中烧夺下的物品又笑嘻嘻还给孩子们，让他们继续玩。

先生在百年前就提出了母亲的重要性：“世间做母亲的夫人们！我要称赞你们的幸福与权威：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而你们得与孩子为伴，幸福何其深！”这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仍然相符：规划孩子学习、生活的大多是母亲，母亲对孩子的性格养成、是非判断、知识积累无疑都是最重要的。

有些时候，我们太急于求成让孩子变成一个懂事规矩的“小大人”，乐于见到孩子们

在书桌前做题而不是在乡村田间泥巴搞野菜，营造一种不努力就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学习氛围”。对照丰子恺先生的育儿观：“教养孩子，只要教他永远做孩子，即永远不使失却其孩子之心”，我们已经离题千里。他认为，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疵、天真烂漫的真心，这样孩子在成人之后，不致盲从这世间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这应该才是我们教育孩子的目的。

有了前面的种种铺垫，先生才说到了艺术的功用——学艺术是要恢复人的天真。“我们的心境，大部分的时间是成严的。惟有学习艺术的时候，心境可以解严，把自己的意见、希望与理想自由地发表出来。”但并不是学艺术就要走艺术专业的道路。

外孙宋菲君喜艺术，但是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时，丰子恺先生却建议他选择了北大物理系，于是中国多了一名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但当我们看到宋菲君那些“子恺漫画”风格的画作，把生活当中小细节温情地表达出来，仍然会深深地感受到艺术给予这位科学家的充沛力量。

《爱的教育》其实是写给为人父母的教育启蒙书。当父母能从纯粹的学业内卷中跳脱出来，关注孩子当下的人格形成和成年后的精神世界，以朋友的身份与他们共赴共进步，这才应了丰子恺先生那句：“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今天我们为什么怀念邹绛

【对话责编】



邹绛

□本报记者 赵欣

“我愿我是一首诗，被人读了/又被人忘记，正如荒径上的枯叶。”（《我愿我是一首诗》）1942年，20岁的武汉大学外文系学生邹绛在乐山写下这首小诗。彼时的他一定想不到，2022年百岁冥诞之际，自己虽已遽归道山26年，却依然温暖着那么多友人、学生的记忆。他的名字，从来不曾被人忘记。

3月20日，邹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渝举行，《邹绛诗文集》正式与读者见面。这部著作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撰，重庆出版社出版，引发了诗学界广泛关注。那么，邹绛是谁？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还在怀念邹绛？近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该书责任编辑、重庆出版集团科技分社社长吴向阳。

邹绛，1922年3月20日出生，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著名诗歌翻译家、诗人和诗歌教育家。1986年，他与方敬、吕进共同创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他们被尊为该所研究生“三大导师”。该所是新文学诞生以来第一家独立建制的研究新诗的实体机构。

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后，吴向阳成为邹绛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在诗歌热席卷全国的20世纪80年代，重庆诗歌发展也态势蓬勃。重庆是大学生诗歌运动重镇，有创作基础，更有一批前辈诗人、评论家，方敬和邹绛都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吕进则有着一流的诗歌理论水平。中国新诗研究所因此率先在重庆应运而生，吸引了无数热爱诗歌的年轻人。”

吴向阳表示，从1938年发表第一首诗歌

到1996年去世，邹绛的诗歌生涯接近60年，为我国诗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精通英语、俄语，在武大外文系师从朱光潜等名师。他很早注意到外国诗歌律化现象，开始探索现代格律诗，并将这一主张践行在诗歌创作、研究、翻译中，致力于诗体重建。可以说，他就是一部外国诗歌活字典，他翻译的曼德拉、洛尔迦、美国黑人诗歌等，至今被公认为经典。他也是资深的诗歌编辑，曾担任《西南文艺》《红岩》《星星》诗刊编辑，发现并培养了大量的重庆诗人、作家。”

“邹绛老师还长期担任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外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身为学术权威，他却低调、朴实，从不谈论自己，而是喜欢守在书斋，皓首穷经，为人严谨，甚至拘谨。”吴向阳说，“对于学生，老师要求严格，也开放自由，他不要求所有学生认可格律诗研究，但只要观点有新意、有见地，他就会重视，从来不吝提携后学。”

生性淡泊的他，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亦是如斯。“近60年诗歌生涯中，尽管创作、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但他疏于收集整理，只在晚年编选了一本个人诗选《现代格律诗选》，收录1942至1992年间的诗作114首，尚未正式出版就去世了。去世之后，中国新诗研究所同人从手稿、报纸、刊物中搜集了他留下来的诗作，与前书所选的作品合在一起，编为《邹绛现代格律诗选》，亦未正式出版。一个重要的诗人，其作品任其散佚，对诗人本人是遗憾，对中国诗歌是损失。这些都成了此次编辑出版《邹绛诗文集》的缘起。”

吴向阳介绍，为纪念邹绛百年诞辰，西南大学成立了《邹绛诗文集》编委会，年逾八旬的吕进亲任主编，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向天渊、诗评家段从学为执行主编。书中收录诗歌110首（组）、文章27篇，主要来自已编定而未出版的两部书稿和近年新发现的邹绛诗作，以及邹绛写过的序、跋、评以及对新诗史人物的回忆文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邹绛的诗歌成就和艺术追求，也为中国新诗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正如在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专家们所言，今天我们纪念邹绛，就是要学习老一辈学人的治学传统和高远境界，要活到老、写到老，踏踏实实做学问、做人，这些可贵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